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 等撰

舊五代史

第

四

冊

卷七五至卷九八（晉書）

中華書局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晉書一

高祖紀第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後，

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舊五代史考異）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

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靈武，原本作「靈戊」，據新唐書沙陀

傳：朱耶氏自沙州入居靈武。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憲宗嘉之，隸爲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

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諡爲孝安元皇

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

諡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尙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

康陵；祖妣米氏，追諡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案：原本作「詔雍」，今從五代會要改正。番字臬振

鷄_二，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薨於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諡孝元懿皇后。

帝卽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汾陽里_三，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案：歐陽史作左射軍。倚以心腹。

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槩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爲啗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於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十里，逐鄩於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

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瓖設伏於無石山，明宗爲瓖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衆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

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右廣，原本作「右黃」，據冊府元龜作「右廣」，薛史莊宗紀亦作「廣」，今改正。（影庫本粘籤）伏於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旂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糲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於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麾游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

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於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却，帝睹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

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卽位於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巍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旣而平汴水，滅梁室，成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

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

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招之，原本作「詔之」，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於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於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汜水，原本作「汎水」，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

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末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

使。御營使，原作「御榮」，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三〕，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

三年四月〔四〕，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

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五〕，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唯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卽奏曰：「臣願北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卽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

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翌日，宴於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

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宴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剗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移鎮，原本作「以鎮」，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及岐陽兵亂，岐陽，原本作「伎陽」，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推路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於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弘贇安置閔帝於公舍而去，尋爲路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

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屯軍於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

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忻州，原本作「沂州」，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惑，萬機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觀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搆強敵，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

如？」案玉堂閒話云：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心久矣，故托夢以惑衆也。（舊五代史考異）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六〕、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於晉陽。張敬達，原本作「敬遠」，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案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舊五代史考異）

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七〕。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雁門而南，案遼史：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舊五代史考異）旌騎不絕五十里餘。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日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

所斷，捨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案遼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舊五代史考異）明日，帝與契丹圍敬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迫之後，遣心腹何福，以刀錯爲信，刀錯，原本作「刀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一言親赴其難，迅若流電，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出次河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爲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領所部萬餘人自上黨吳兒谷合延壽兵屯團谷口〔八〕，與敬達寨相去百里，彌月竟不能相通。案遼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留不進。

十一月，戎王會帝於營，謂帝曰：「我三千里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眞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羣議，冊爾爲天子。」帝節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遼史亦作設壇晉陽。（舊五代史考異）冊立爲大晉皇帝，戎王自解衣冠授焉。案遼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

晉皇帝。薛史及通鑑、歐陽史俱不載先封晉王事。

案遼史：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氏率其親

屬捧觴上壽。考通鑑及契丹國志俱不載先封晉王。（孔本）文曰：

維天顯九年〔九〕，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輔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

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啓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迺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系本枝，所以余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

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剪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於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凶，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叶謀，旗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殲屍徧野。雖以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

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況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戡難之勳，戡難，原本作「甚

艱，今從契丹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旂，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

禮畢，帝鼓吹導從而歸。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契丹立晉，在閏月丁卯。歐陽史及通鑑并從薛史，作十一月

丁酉。

始梁開國之歲，卽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於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卽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卽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晉者，進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卽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鬪，鬪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於申。又，末帝，眞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心腹案：原本闕「帝遣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何福

徑騎求援北蕃^(二)，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應聲，謂福曰：「吾已兆於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案契丹國志引紀異錄云：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輶甚盛，忽

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鎗鏐，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

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於河

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主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舊

五代史考異）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三)，柵將成，必有大風暴雨^(四)，柵無以

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

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闔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

執父，行於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崇福，原本作「從福」，今從冊府元

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

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

「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於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

氣，如蓮芰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

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

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

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三。

校勘記

〔二〕臬振鷄 「振」原作「揀」，據殿本、劉本、冊府卷一改。

〔三〕汾陽里 「汾」原作「派」，據彭校及冊府卷二、會要卷一改。

〔三〕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馬」字原無，據冊府卷八、通鑑卷二七六補。

〔四〕三年四月 「三年」二字原無，據冊府卷八、歐陽史卷八晉本紀、通鑑卷二七六、本書卷三九明宗

紀補。

〔五〕契丹族移帳近塞 「移」原作「旋」，據殿本改。劉本本句作「契丹族帳近塞」。

〔六〕晉州刺史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八作晉州節度使，通鑑卷二八〇作建雄節度使。

〔七〕彰德軍 劉本、彭本同。殿本、冊府卷八、通鑑卷二八〇作彰聖軍。

〔八〕團谷口 劉本、彭本同。殿本、歐陽史卷三三張敬達傳、冊府卷八作團柏谷，通鑑卷二八〇作

團柏谷口。

〔九〕維天顯九年 殿本、劉本同。據遼史卷三太宗紀，當爲天顯十一年。

〔一〇〕何福徑騎求援北蕃 盧本同。影庫本批校云：「『徑騎』，疑當作『輕騎』。」殿本、劉本作「輕騎」，彭校作「單騎」。

〔一一〕逼城設柵 「設」原作「投」，據殿本、劉本改。

〔一二〕必有大風暴雨 劉本、彭本同。影庫本批校云：「『必有』，按文氣應作『忽有』。」殿本、冊府卷二一作「忽有」。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

晉書二

高祖紀第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僞命職掌官吏，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勅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糴，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糴貨。其麴其麴，原本作「其麴」，今從文獻通考改正。（影庫本粘籤）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尙書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尙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